

繁华似锦

得城梦

意外身亡，却在新的国度得到重生。

不管前世如何，今生，由我作主。

江南清秋月

著



珠海出版社

繁华似锦
汴城梦

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繁华似锦浔城梦/江南清秋月著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

2008.10

(幻恋千年/陈媛主编)

ISBN 978-7-5453-0063-5

I. 繁... II. 江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26756 号

幻恋千年

© 陈媛主编

责任编辑:潘杜鹃

装帧设计:天下书装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电 话:2639330 邮政编码:519000

网 址:www.zhcbbs.net

E - mail:zhcbbs@zhcbbs.net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×1000mm 1/16

印 张:72 字数:800 千字

版 次: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53-0063-5

定 价:107.20 元(全四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)



第一章

初来浔城识慈父……1

第二章

佳人何处不留情……26

第三章

暗自神伤酒消愁……56

第四章

隔岸看花雪藏情……77

第五章

人约黄昏游花朝……103

第六章

会错郎意枉惊魂……128

第七章

风云再起离人泪……149

第八章

愤恨难消情难舍……178

第九章

天灾人祸验真情……202

第十章

良缘终定月开明……232



第一章

初来浔城识慈父

一轮圆月升至半空，清辉如水添着一丝冷意。窗外的竹子在微风中摇曳，时不时传来沙沙的响声，像是细声低语。而房内烛火昏黄，从门窗缝中偷漏进来的微风，让它东倒西歪，泪水点点。

此时眼泪汪汪的还有一人，那就是这家的主人兰桂宏。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，他哀痛地紧紧地握着着一个少女的手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馨儿，你娘走得早，爹只剩下你了，你不能也抛爹而去啊，馨儿……”

床上的兰馨儿却毫无反应，脸色煞白如纸，气若游丝，命悬一线。她是兰桂宏的掌上明珠，是个早产儿，体弱多病。平日里如弱风拂柳，似乎一阵风就能让她上天入地。兰家本是当地的名门望族，一脉单传，子嗣不旺。这大概跟兰家的祖训有关，别人都是三妻四妾，唯有兰家祖上有训，只娶一妻。

相传是因为兰家的太祖母，一个颇具传奇的女子，在强盗围庄的当口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带着手无缚鸡之力的丈夫逃至江南，使得兰家香火再续，又重振兰家。太祖深感得贤妻一人足矣，为此立下家规，凡兰家子孙，只娶一妻，除非妻子亡故，方可继娶。

兰馨儿的娘死于难产，兰桂宏怕继娶的妻子会亏待女儿所以决定

不再继房,加上近几年生意繁忙,女儿又常病卧软榻,虽上门说媒的人多如牛毛,可他实在无心理会,皆以银子打发。

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,随后是家丁李二的声音:“王大夫,请您一定要救救我家小姐,请您快进吧!”

兰桂宏闻言,立了起来,迎上前凄楚地道:“王大夫,烦劳您了,小女的病似又重了。”

王大夫急忙上前,一手搭脉一手捋着山羊胡子,深锁眉心,思索了片刻。随即站了起来,对着一脸焦急的兰桂宏摇摇头道:“恕老夫无能,小姐原本就体弱,加之受了风寒,只能……只能看她的造化了。对不住,您另请高明!”

兰桂宏面无表情地跌坐在椅上,高明之人?他又何尝没请过,只怕这远近的大夫全请遍了。双手抱着头,低垂不语,他不明白为何自己就留不住她们母女?他至今都无法忘记跟妻子的情投意合,话未出口意先明。

女儿虽然多病,却像极了她的娘亲,熟读四书五经,不喜言语,但他能感觉到女儿对自己的依赖。他不明白,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,老天要如此惩罚他?

清晨的阳光从门缝里射了进来,竹影印在了纱窗上,鸟鸣阵阵。床上的人微微扭了扭肩,揉揉惺忪的睡眼,看着古式的木床,突然睁大眼睛,又使劲地揉揉,自言自语道:“天堂是这样的?天啊,我到底是死还是活啊?”

丫环小玉听到窸窣声,惊醒过来,猛然抬头,看见躺在床上转着眼珠子的兰馨儿欣喜地道:“小姐,你终于醒了。”复又啐道:“那个狗屁大夫,还是名医呢!胡说八道,说什么无药可治了。我回禀老爷去,他一定高兴坏了!”

可她哪里知道,她家的小姐三更天时就升天了。而此时躺在床上的却是借尸还魂的楚铭薇。楚铭薇十七岁的花季少女,因妈妈是小学老

师,六岁就跟着上学,成了师范学院新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。

楚铭薇被眼前的景物以及着古装的丫头,惊得眼珠都要掉出来了。她想起身,却为何四肢无力呢?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她可是被刑警学院当教练的老爸,从小带着锻炼的呀?老爸育人无数,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女承父业,成为一流的国际女刑警。从小教她武术套路、擒拿格斗、痕迹鉴定、素描描写、枪械使用等一系列做刑警的基本功。这会儿怎么成了一摊烂泥了?

她无力地抬起手,摸着额头,轻唤道:“上帝啊,谁来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她喃喃自语道,“别急别急,再好好想想。晚自习回来,听到有人要跳楼自杀,于是我……对我冲上了楼,劝说那个女生。在她下跳的瞬间,将她攥了回来,自己却因惯力冲了出去。天啊,我死得冤啊,想死的是她不是我……”

楚铭薇终于想起自己的英雄事迹来了,她欲哭无泪。一袭白袍闪了进来,一个男人立在她的床前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将她揉在怀中。

楚铭薇使出全力挣扎道:“快放开我,你们搞什么明堂啊?好歹本姑娘是女人,不要以为我现在没力气,就来欺侮我。”

兰桂宏跟抹着喜泪的小玉,惊呆地盯着被放回床的楚铭薇,一时不拐不过弯来。楚铭薇不客气地对兰桂宏轻声质问道:“你谁啊?这是哪儿啊?看你们穿着古人的衣服,怎么比现代人还时尚,一上来就揉揉抱抱的。”

小玉惊呼道:“小姐,你怎么连老爷都不认识了啊?”

兰桂宏像是被人从云端直直地扔到地上,他听说馨儿醒了,边穿外衫边往这边跑,没想到自己的女儿一夜醒来也将他忘得一干二净,难道傻了不成?他握起楚铭薇的手,一脸慈爱地道:“馨儿,你到底怎么了?我是你爹啊,你为何连爹也不识得了?”

楚铭薇看着眼前自称是爹的男人,脸上的肌肉微微一颤。天啊,我爹明明是络腮胡子,何时变得这么儒雅俊秀?可是头昏沉沉的,摇头道:



“我又累又饿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们能给点吃的吗？”

她猜想大概是自己死了后，到了另一个时空继续生活。大概是自己长得像他的女儿，被错抱回来了。不然想不通啊？从十二楼摔下来，不成肉饼才怪呢？想到爸妈悲痛欲绝的样子，两行清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。

兰桂宏轻拭她的泪痕，安慰道：“无论你认不认得爹了，只要你能活着，爹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楚铭薇感动地看着兰桂宏，轻声道：“您真确定我是您女儿吗？”

兰桂宏眼眶微红，喉咙一哽，点点头道：“馨儿，爹跟你相依为命了十四年，怎么会不识自己的女儿？”

楚铭薇的心中又泛起了好奇，苍白的小脸微微泛红，尴尬地道：“我……好像不记得了，你能说给我听听吗？”

兰桂宏叹息道：“没关系，过些时日你一定会好转的，爹就是找遍天下名医，也要治好你的病。我们兰家……”

兰桂宏续续道来，小玉端着粥和几碟小菜进了门。楚铭薇听兰桂宏这么一说，这才真正明白过来，自己真到了古代了，灵魂依附在别人身上。她还重重地掐了一把皮包骨的手臂，果真会疼。

小玉喂她喝了粥，又喝了一碗参汤，才恢复了一丝体力。楚铭薇想着自己可能是回不去了，这种电视里发生的离奇故事，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也只有接招了。真是对不起爸妈，把自己养这么大，却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想到此又是泪落枕边。

一连数日，听了小玉的叙述，把情况问了个清楚。独自深叹口气，握紧拳头，下定决心道：“爸妈再见了，对不起，希望下辈子有机会报答你们！”

门外传来了小玉欣喜声音：“老爷，小姐这几日好多了，食欲也大增，脸色也泛红呢？”

兰桂宏边说边进门道：“真是谢天谢地，馨儿，今儿想吃什么，爹让厨子给你做！”

楚铭薇用牙咬了咬了嘴唇,似下了天大的决心,轻唤道:“爹。”

兰桂宏却欣喜若狂,这是女儿醒来后第一次唤自己爹,感觉就像她咿呀学语时,听到她唤自己的感觉,心里如潮涌动。一步上前握住楚铭薇的手道:“馨儿,你终于认爹了。”

楚铭薇看着热泪盈眶的兰桂宏,也莫名感动,不由得安慰道:“爹,男儿有泪不轻弹,你怎么落泪了?馨儿是觉着爹太年轻了,一时没回过神来,对不起了,爹。”

兰桂宏宠溺地摸摸兰馨儿的额头,笑道:“傻孩子,哪有这样说自己爹的?”

楚铭薇叹了口气,觉着自己睡得骨头都散了,伸出小手,晃了晃道:“爹,我已经好多了,你拉我起来,老这样躺着,没病也躺出病来。”

兰桂宏微笑着一手托着她的后背,一手拉着她的手,将她扶坐起来。楚铭薇低头深吸了口气,暗自下决心,就从今日开始,以兰馨儿的身份活着吧!以后没有楚铭薇,只有兰馨儿。她向来大咧咧,能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,喃喃自着道:“兰馨儿,兰馨儿,还挺好听的名字!”

兰桂宏见她缓缓地下床,微微地扭动着肩膀,已经是乐不可支了。小玉担忧地扶着兰馨儿道:“小姐,你大病初愈,慢着点。”

兰馨儿柳眉微皱,侧头撅嘴道:“难不成我是纸糊的?”

小玉向兰桂宏求救,兰桂宏摆摆手道:“罢了,以后馨儿想怎样就怎样,等你身体好全,爹带你出门去走走。”

兰馨儿惊问道:“难不成我以前连大门都没出去过?不会吧?”

小玉扶她坐好,叹息地道:“小姐从前身体弱,不太能动,连这楼阁都不愿下呢!”

馨儿吐了吐舌头,心想太不可思议了,怪不得这身体像枯叶似的,好在还只是十四岁,还有发育的机会,不然又干又瘪的,哪个男人会喜欢啊!遥想当年,自己二八年华,虽然长相一般,可是身材盈润。

毕竟这灵魂不是兰馨儿,这个父女感情也有待培养,馨儿觉着很是



别扭。兰桂宏似看出了馨儿的尴尬,猜测女儿如今大了,也有自己的想法了,嘱咐了几声,便退出了门。

经过几日的调歇,自己也慢慢适应了。想着古代女子需矜持着些,以往的牛饮变成了小啜,跷着兰花小指,又缓缓地喝了口茶,微笑着朝小玉道:“玉姐姐,我想沐浴可以吗?”

小玉先是一愣,随即推辞地道:“小姐,你折煞小玉了,奴婢这就吩咐人去。”

馨儿对着小玉的背影耸了耸肩,开始翻箱倒柜起来。心想这些也算是自己的东西了吧,我好奇看看总没事吧?打开了衣柜,嘴张成了O型:“哇,这么多古装,哇,刺绣平整,衣料滑软,发达了发达了。我那抠门的老妈要是见了,一定说是浪费。”

“小姐,水来了!端到隔壁房里了!”

馨儿还是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,听到小玉的喊声,微微一颤,手中的衣服滑落在地。小玉微笑着上前,拾起衣服轻问道:“小姐,想要穿哪件?这柜里都是新置的,旁边的是旧的。”

小玉拉开了旁边的衣柜,馨儿急忙道:“这么多衣服,哪穿得完,就穿新的吧!这些旧的如果你穿得上就穿,穿不上的就送人吧!”

反正现在的爹好像挺有钱的,虽然身子还是她的,但总觉着怪怪的,不如来个换面。从新衣里挑出一件玫红色的春装,出了门。见小玉没跟上,便不解地回头。

小玉愣在原地,盯着一柜的衣服傻眼,馨儿唤了声,她才回神道:“小姐是说把旧的全给奴婢吗?”

馨儿不解地点头道:“是啊,怎么了?”

小玉只是比馨儿大两岁,出身贫寒,家里每月都靠她来接济。这些旧衣没穿过几次,就是拿去卖也能换回不少银子。小玉眼眶微红地鞠躬道:“谢谢小姐,谢谢小姐。”

反道是馨儿脸上泛起红晕,心里想着,是否应该送两套新的给她,



吞吞吐吐地指着自已道：“玉姐姐，你实话告诉我，我……我以前很抠门？不容易相处吗？”

小玉急忙摇头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，小姐还是叫我小玉吧，这样奴婢还自在些。小姐从前不喜言语，也不爱笑，我们都不知道您在想些什么，所以不敢跟小姐多说话。”

馨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敢情从前还是自闭症患者，不喜欢说话，不喜欢笑，怪不得活不久。一进门一股淡淡的清香传来，馨儿用鼻子嗅了嗅，笑道：“原来这屏风是檀香木的呀！小玉你出去好了，我自己能洗。”

小玉道：“小姐，从前都是我帮您的，还是……”

馨儿可不习惯别人看着自己赤身裸体，笑着将小玉推出了门。一会儿就后悔了，这古代的衣服真是烦麻，东系西系前系后系的，一会儿就乏力地喘粗气了。想想真是丢人，不由得将衣服重重掷在地上，恨恨地道：“破衣服，破身子，我就不信你能难倒我。”

好不容易脱光了衣服，胸腔急促鼓动着，趴在桶沿上，任由热气拂面。一股花香随着水汽上升，馨儿惬意地闭上了眼睛。一丝冷意让她打了个冷战，她迅速跨进了桶中，任由水浮力把她往上托。浸泡了片刻，玩着花瓣轻声道：“做古人也不错，享受啊！”

摸了摸板平的胸，又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到今日为止，她还不敢看自己的容颜，真怕镜中出现一骷髅。感觉就是一层皮包着骨头，幸好这皮肤还不错，就是干燥些，太没有油水了。还是先增肥吧，心里又一乐，总算有机会增肥了。

洗好澡后，用布片擦干全身，对着一堆的衣服傻眼了。这脱可以乱扯，可穿总不能乱穿吧。穿好肚兜与短裤后，不好意思地唤道：“小玉，快进来！”

小玉闻声立刻推开了门，惊惶失措地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馨儿红着脸道：“帮我穿衣服！”

小玉似极正常地拿起衣服，一件一件，里三层外三层地熟稔地往馨儿身上套，馨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，穿好后脱口而出道：“这衣服穿上便这么不容易，那些采花大盗估计也挺郁闷的。”

小玉愣了愣，捂着嘴笑道：“小姐，你真逗。小姐像换了个人似的，小玉真为小姐高兴！”

出了门，景色一览无余，边上荷塘里水波涟漪。楼前的白玉兰如雪堆砌，春闹枝头。远处绿柳垂堤，假山叠石，小桥流水。馨儿急着想下楼，却被小玉拉回了房，按在凳上，笑道：“小姐，头发还乱着呢！”

馨儿摸了摸柔顺的头发，结巴地道：“小玉，我的容貌过得去吗？”

小玉不解地道：“小姐怎么这么问？听说小姐像极了夫人，夫人的美貌当年可是夺冠群芳的，小姐能差吗？我拿镜子给你。”

馨儿傻笑了声，想想也是，就那爹也长得够俊的。古人不是说龙生龙，凤生凤嘛，瞎担心一场，来古代还变白痴了。馨儿拿着镜子，睁开一看，捂着嘴，瞪大眼睛，原来自己眉如远山，虽然还有杂生的，明儿拿刀修修。唇如樱桃虽然缺失红润。脸蛋消瘦，两只大眼如一汪秋泓。这基础可是打得扎扎实实，等到身体一康复，不白里透红与众不同才怪呢？

又伸长了手臂，玫红色的开襟上衣，绣着白色的梅花，栩栩如生，加上颜色略淡的长裙。两条小辫垂在胸前，头上盘着俏皮的发髻，几朵小花点缀其间，好一个玲珑少女。

馨儿自恋地转了转身道：“走，今儿午饭下楼吃了。我挽着你一起走吧，免得我乐极生悲！”馨儿还真不确定自己能走多远，提着裙摆，小心翼翼地下了楼。微风过后，花香阵阵，玉兰花瓣像一只只玉雕的小船，徐徐飘落。馨儿捏住一片，闻了闻，随着小玉往前走。

小玉咧开了嘴，如今的小姐真是和颜悦色，不像从前一发怒就将热茶掷过来。下人们看到她皆是一愣，馨儿淡淡一笑。穿过长廊，到了前院，院里种着两棵白玉兰，枝繁叶茂，鸟鸣声声。

李二一瞧见迎面而来的馨儿先是一惊，随即进门惊喜地道：“回禀

老爷,小姐来了!”

兰桂宏手中的笔一抖,急忙起身,似皇后驾到一样,提起袍角出了门,欣喜地道:“馨儿,你怎么下楼了?身子可撑得住?”

馨儿摊摊双手,微笑道:“洗了个澡,如今舒畅多了,就是腿脚还有点乏。爹,我饿了,我想吃饭了才来的。”

兰桂宏打量着眼前焕然一新的,虽然脸色还有点苍白的馨儿,欣慰地抿抿唇,扶着兰馨儿转向左边。李二心领神会,早跑前头准备去了。

房子面西向东,迈过门槛,馨儿就扶着凳子坐了下去,这一路走来,真是吃力。菜一道道摆了上来,香气四溢,馨儿迫不及待地抬起筷子,夹了块鸡肉,往嘴里送。兰桂宏笑盈盈地道:“慢点吃,只要你喜欢吃,爹什么都买给你。”

馨儿边咬边道:“我这瘦骨嶙峋的,自己摸着都做噩梦,再不多吃点,我怎么出得了门啊!”大家被馨儿的夸张表情逗得大笑,兰桂宏更是高兴。馨儿傻笑着回应,觉着这年纪小自有年纪小的好处,撒娇全然不用思虑,说错也是童言无忌,太爽了。

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,荷塘里金钱出水,田田的绿意。门前的白玉兰也长出了嫩绿的新叶,而荷对面的紫藤却争相斗艳,远望如一团紫色的云团,遒劲的根部如碗口粗,不断地向上攀爬,一朵朵紫色的小花如紫葡萄串连着,淡香悠悠。

馨儿一早就起来,沿着园中的曲径散步。一个月坚持下来,颇有成效。加上平时营养跟上,如今红粉面花姿容,人也胖了些许,皮肤润而光泽,吹弹可破。

走过小曲桥,立在紫藤树下,练习起从前爸爸教她的武术,要不是自己眼睛近视了,就不会上第二志愿接老妈的班了。一想到眼睛,她又



偷偷一乐,现在可是百步穿杨的眼睛。只可惜如今还是体力不足,花拳绣腿,这些练习权当是强身健体了。

小玉边跑边喊道:“小姐,老爷唤你呢!”

馨儿用衣袖轻拭额头的汗珠,转了转手臂往回走。这臂膀还是跟甘蔗似的,还得再增点肥。馨儿随着小玉回到了东升阁。

东升阁共两层,楼上一间是馨儿的卧房,一间是沐浴的杂房,另一小间就是小玉的陪房。楼下左边是馨儿的书房,正中是客厅,正中悬挂东升阁匾,一套镶石的桌椅,粉色的纱帘,极具女人味。

兰桂宏立在厅外的修竹前,想起当年跟妻子在东升阁谈诗抚箏,如今却是孤雁单飞,很是落寞。

馨儿蹑手蹑脚地上前,拍了一下沉思的兰桂宏,尖叫了声:“啊!”

兰桂宏轻笑着回头道:“大清早的又去园中了?”

馨儿拉着兰桂宏的手腕道:“生命在于运动啊,不然怎么能好得彻底,爹,你找我何事啊?”

兰桂宏看到馨儿与从前截然不同,虽有几分疑虑,但还是觉着如今的女儿才像她娘。宠爱地摸摸馨儿的手道:“馨儿,你从前身体虚弱,爹不要求你缠足。如今你身体渐好,年纪也不小了,从今儿起开始缠足可好?”

馨儿杏眼圆瞪,不可思议地高喊声道:“什么?缠小脚?我不要,好好的脚要把它裹成肉粽一样,那我岂不残废了?打死我都不要。”

心里把那个始作俑者骂了个遍,撅起了嘴,昂头立在一边。兰桂宏也不想女儿受此折磨,可实在风气使然,如今女儿病体康复,将来自然是要嫁人的,这一双大脚,企不遭人耻笑。为了女儿的终身大事,不得不摆起脸,决然地道:“不行,这事由不得你,爹是为了你好,一双大脚今后谁会娶你?”

馨儿被兰桂宏一脸严峻的神色吓得六神无主,自己如今还很弱小,若是他强制执行,那岂不是惨绝人寰。眨了眨长长的睫毛,哭丧着脸,佯

装抹泪，娇滴滴地喊道：“爹，你不能啊！你要是真给我裹上了，那才是害了我，我现在都走路晃悠晃悠的，如果再裹个小脚，那不是走三步摔两步。”

偷瞄了一眼兰桂宏，没有松口的表示，索性扶着椅子哭喊道：“娘啊，你为何不带我走呢？如今爹也不疼我了，我是地里的小白菜啊，泪汪汪啊！”

馨儿嘴里嚷着，心里真想仰声大笑。兰桂宏叹了口气道：“馨儿啊，爹不能因爱害了你啊，爹……爹是疼你才这样做的，你出去看看，哪家的大小姐不是裹脚的？”

馨儿噌地立了起来，撅嘴道：“反正我不管，爹，咱们兰家的女人都裹小脚吗？”

兰桂宏点头道：“是，除了你太祖母外，其他的都是三寸金莲，娉婷细步。”

馨儿眼珠子一转道：“那么请问爹，咱兰家的女人中，那个功劳最大？”

兰桂宏脱口而出声道：“自然是太祖母……”

话一出口，心里好生懊悔，还没等他辩解。馨儿笑嘻嘻地点头道：“那爹你就别逼我了，我要学我太祖母。打住，爹，反正有小脚就没我，有我就没小脚，您老看着办吧！”

兰桂宏怎么也不明白，从前闷葫芦似的，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个字来的女儿，如今伶牙俐齿，连自己都不是对手了。兰桂宏仔细地打量着馨儿，没错啊，是馨儿，可是为什么性格却截然相反了呢？

馨儿也察觉到兰桂宏的神色，心里一惊，慌忙佯装生气，低头不语，像一座木雕似的，纹丝不动。兰桂宏心里思忖着，大概是自己太不了解女儿了，她本来就时喜时忧吧！

兰桂宏无可奈何地摇头走出了东升阁，馨儿长吁了口气，拉起刚进门的小玉的裤摆。小玉不知何意，羞红了脸。馨儿不解地道：“小玉，你为



何没有缠足啊？”

小玉似做了丢人的事，面色通红，低头轻声道：“奴婢家里穷，还没有资格缠足呢？若是缠了足，还怎样服侍小姐啊！”

馨儿扯了扯嘴角，诧异地道：“这也分等级啊？那我宁可没这个级别享受，又不是升官。小玉我告诉你，缠足那是那些臭男人想把女儿捆绑在家中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他们自己呢可以在外面逍遥，你想啊，他们去外面偷女人，你也追赶不上啊！我死也不要小脚！”

小玉扑哧笑道：“小姐，要是被老爷知道你说这话，老爷一定会罚你抄女戒的。”

馨儿吐了吐舌头，眼珠一转，贼笑道：“有了，找点事让爹忙忙，那他就没心思管我了！”

小玉好奇地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馨儿神秘兮兮地边上楼边道：“帮我换身衣服，咱们今儿出府玩去。不是说兰家的绸缎庄远近闻名吗？而绸缎都是什么人买呢？自然是女人，那里自然也有好女人。有了好女人，嘿嘿，那我爹就有得忙了。”

小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又摇摇头道：“小姐，我还是不懂？”

馨儿叹气道：“我的玉姐姐，男人没有女人管着，不是出乱子，就是提前进入老年期。你看我爹如今才三十二岁，风度翩翩，风流倜傥，我要去给我爹物色个对象。”

小玉怀疑自己的是不是听错了，晃了晃脑袋，不确定地道：“小姐是说要给自己找个后娘？”

“聪明！”馨儿穿好了衣服，又走至镜前理了理云鬓，笑容满面地负手下楼。

小玉这才反应过来，紧跟而上，劝道：“小姐，不可啊，老爷会生气的。再说继母有几个是好的？小姐你可不要自讨苦吃！”

馨儿无所谓地挥挥手道：“那就看我的眼光了，她要是想欺侮我，她还要有点能耐才行。嘻嘻，我找个小脚女人好了，她跑也跑不过我，打也

打不着我,哈哈……”

银铃般的笑声在院中回荡,馨儿早就想出门去瞧瞧这浔城到底是什么模样。浔城偏居一方,水路与外界相连,可谓是山高皇帝远。但浔城又是一个特殊的地方,此地气候温和,四季适合养蚕,特别春蚕上山后,有大批的商人来此地贩卖茧子,用于加工丝绸。长此以往,浔城这里的丝还打出一个名牌,成为朝廷主要供给地。

小玉只好尽奴婢的本分,跟着馨儿往外走。趁看门的老张头一不留神,两个人猫着腰出了门。出了门就是一条古街,清一色的砖瓦粉墙,桐油木门。边上就是一条宽二米左右的河道。水清澈见底,鱼儿在水中自由地嬉戏。

馨儿不由得感慨道:“天啊,自来水都没有这般干净。”说完,不等小玉阻止,已奔向了河埠头。用手拨了拨河水,一股清凉在指尖流动。

小玉担惊受怕地上前,扶起这个样样好奇地小姐道:“求您了,快上来吧,万一掉下去怎么办?”

馨儿边起身边耸耸肩道:“没关系,我会游泳。”见小玉一脸惊讶的神色,复又加道:“我在沐浴桶里学的。”

小玉又忍不住捂了捂嘴,笑道:“小姐,可这是河道,水很深的,你就别吓奴婢了。”

馨儿见小玉如此紧张,郑重地点点头。馨儿做着拍照的手势,取着景。两岸青柳随风,桃花飞落,水荡石岸,楼影坠河。高楼墙垣,乌篷小径,好一派江南春光。

骑楼长街上有顶篷,既可避雨又防日晒。两边有许多的店铺,卖些小玩意。馨儿不好意思地在小玉耳边低语道:“有银子吗?”

小玉摇摇头道:“小姐,对不起,从前你从不出门,所以忘了带了。”

